

女性主义地理学观及其思想史意义

孙俊¹, 汤茂林², 潘玉君¹, 武友德¹

(1.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昆明 650500; 2.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 210023)

摘要:论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讨论了女性主义地理学观的建构,并说明了女性主义地理学对更新地理学观的意义,以及对当代主流人文地理学思潮的潜在影响。在本体论层面上,女性主义地理学一直直面西方传统社会文化思想中的等级制性别化二元论,建构了主张女性和男性在建构社会及社会空间中具有交互性关系的本体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女性主义地理学证明了女性及其空间在西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动摇了实证主义地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永恒性、普遍性、客观性的预设,阐释了地理学认知过程中情感等主观因素的可靠性,并建构了“去中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无论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当前的女性主义地理学主流思潮都有一定的中性和色彩,这一倾向使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观演进,以及以人文地理学思想为代表的地理学思想演进中,都具有重要的位置。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兴盛,与其直面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想根源问题不无关联。在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开始发展的当下,注重分析中国女性及其空间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想根源,将有助于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并提升其潜在的价值。

关键词:二元论;自然隐喻;去中心化;女性主义地理学;地理学观;思想史

女性主义地理学(feminist/feminism geography)是当代地理学思想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主要流派之一(皮特, 2007; 顾朝林等, 2008; 马丁, 2008; Cresswell, 2013; Nayak et al, 2013; Johnston et al, 2016)。而且,正是由于女性主义地理学对传统地理学男性表征的批评,地理学中兴起了一种作为应对策略的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何瀚林等, 2016)。女性主义地理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审视了地理学中的2个“另一半”(McDowell, 2006; 皮特, 2007; Johnston et al, 2016; Mohammad, 2017):其一,社会是由人类建构的,但当前的社会空间是反映男性意志的,因此,女性在社会空间建构中的作用应当得到阐释,并解构社会空间建构的性别特征;其二,女性主义地理学试图证明,当前的地理学体系被理解成是由男性创造并主导的,女性在地理学建构中的作用和独特视角被忽视,因此,地理学中的性别特征

亦应得到阐释并加以改变。

女性主义地理学在社会科学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Jenkins et al, 2014)。在社会科学中,女性主要通过3种方式得到关注(Curthoys, 2014):一是将女性作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议题;二是将女性作为一种分析视角;三是将女性作为一种学科现象进行研究。在这些领域中,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位置较为特殊,因为女性主义本身可以视为一种空间实践,其目标在于拆解传统的空间组织结构(Pratt, 2009a)。在Pate-man (1989)看来,女性主义永恒的目标之一便是描述并改变女性在诸如公私之分下的空间从属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女性主义地理学与多种思潮、多种议题产生越来越多的交集(Pratt, 2009b),女性主义地理学被描述成一个溢出性的跨学科领域(Nelson et al, 2005; Johnson, 2018),其原因在于社会活动都具有“性别化的空间形式”(Mollett et al, 2018)。

收稿日期:2018-02-23;修订日期:2019-01-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71105, 41671148, 4176103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ZDA041, 17FZS047)。[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071105, 41671148 and 41761037;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16ZDA041 and 17FZS047.]

第一作者简介:孙俊(1985—),男,云南泸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中的历史民族地理与地理学史方向研究。

E-mail: 13208809750@126.com

引用格式:孙俊, 汤茂林, 潘玉君, 等. 2019. 女性主义地理学观及其思想史意义 [J]. 地理科学进展, 38(3): 332-345. [Sun J, Tang M L, Pan Y J, et al. 2019. Feminist views on geography and its role in disciplinary intellectual history. Progress in Geography, 38(3): 332-345.]
DOI: 10.18306/dlkxjz.2019.03.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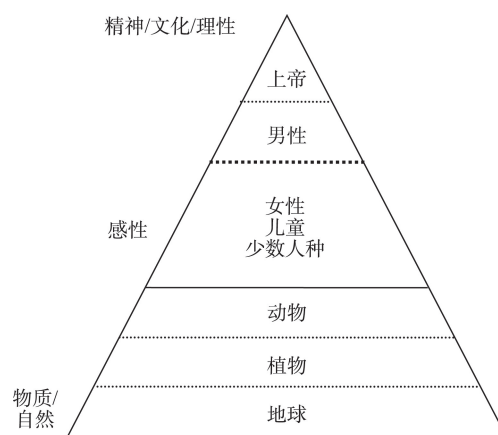
对地理学的影响而言,女性主义地理学不仅证明了社会空间和地理学学科建构中的性别特征,而且尝试破除社会空间结构和学科结构的性别化。这种非性别化尝试并非单向进行,而是将两方面的建构关联起来,分析并拆解性别在社会空间建构和学科建构中的双重角色(McDowell, 1999),从而改变人们对地理学的基本看法,促进地理学观的更新。根据 Chalmers(2013)的看法,这种地理学观的更新包括人们对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认识论、方法论、学科性质、与社会的关联等问题的基本看法。考虑到女性主义地理学的2个主要目标,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来讨论女性主义地理学观问题。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知识论中相互联系的3个方面(金岳霖, 2004),但考虑到本体论具有一定的前提性特征(刘凯等, 2017),本文先讨论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本体论建构问题,然后讨论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并在行文中注意三者间的联系。在基于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来阐释女性主义地理学观的基础上,本文也对女性主义地理学观在当代地理学思想史中的意义作了阐述。

1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本体论建构

1.1 女性主义地理学面临的本体论问题

女性主义地理学面临的本体论问题,是性别化的社会空间结构问题。所谓性别化的社会空间结构,是指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等级性二元社会空间结构;准确地说,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空间结构(Massey, 1994)。McDowell(2006)指出,地理空间中存在一系列的性别化的二元论表征:男性表征着如公共空间、外在空间、工作空间、生产空间、权力空间、独立空间等;女性表征着私人空间、内在空间、再生产空间、休闲空间、娱乐空间、消费空间、依赖性空间、弱权力空间等。这些空间,具有男性特征的空间是生产性的、主导性的空间;具有女性特征的空间则是再生产性的、依附性的空间。

在 McDowell (2006)看来,这种空间二元论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在西方传统文化观念中,物质与精神、文化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等二元论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些二元论又相互嵌套形成了等级制二元论结构(图1)。在这一结构中,虽然人类具有与动植物和无机界所不同的特征(如感知、文化、理性、精神等通常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特



注:据 Pawson(1992)修改。

图1 西方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等级制二元论

Fig.1 Hierarchical dualisms in traditional Western culture

征),但部分群体通常会被看成无法创造文明体系的群体,儿童和女性则会被认为缺乏完全的理性(Sibley, 1995)。因此,他们都“理应”为男性所主导;准确地说是由白人男性所主导。

这些成见含有一组相互关联的逻辑,即文化是由具有理性、代表人类精神的(白人)男性所创造,而非欧洲人、女性、未成年人则因具有感性、优柔寡断、易怒等特征被看成更接近于自然(Ortner, 1972)。这些区分在严格的自然与文化二元论中导致女性、儿童、种族化的他者等都与自然具有连带关系(Anderson, 1995)。

应当说,由等级制二元论造成的性别化空间结构问题在女性主义地理学产生之时便已存在。但是,对这一结构问题的批评是随着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而逐步进行的,如今已建构起了交互性的女性主义地理学本体论。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同,其本体论的建构有不同的侧重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Johnson, 2009; Pratt, 2009b; Johnston et al, 2016),但前2个阶段的本体论问题具有较多的共性(McDowell, 1993a),下文以逻辑线索为主讨论女性主义地理学本体论的建构过程。此外,在女性主义地理学本体论的建构过程中,由于女性主义地理学在批评性别化空间关系的同时还涉及人地关系的建构,本文将不同女性主义地理学本体论涉及的空间关系和人地关系思想一并论述。

1.2 寻求女性空间的本体论

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初兴的20世纪70年代,女性的角色是当时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关注的主要问

题。受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当时的女性主义地理学主张女性应当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力,并致力于女性生存和活动空间的描述,如家务、婴儿养育、托儿所、护士站等(Bowlby et al, 1989)。之所以致力于女性空间的描述,是因为当时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若能确切地描述女性空间的从属地位,就能通过新的规划来解决女性空间的问题。正是因为致力于女性空间从属地位的描述,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被看成是经验主义研究(Pratt, 2009b; Mohammad, 2017),通常被称为“女性地理”(geography of woman)。

“女性地理”成功地使女性成为一项公共事务的议题,并将女性群体类型化为照顾者、家庭主妇之类的社会事务参与者,从而揭示了女性角色在社会空间结构中的特殊性。但是,在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看来,这种揭示虽然凸显了性别不平等的空间问题,却无法在社会体系中改变女性群体的从属地位(Bondi, 2004)。与“女性地理”的主张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地理学深受马克思主义阶层分类及其分析方法的影响,形成了“社会主义女性地理”(socialist feminist geography)思潮。这一思潮并不主张男性与女性具有同等的理性和权力,而是拒绝平等的理性主义,认为应当坚持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在确信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或者说女性应当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分类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性地理学家将改观女性从属地位的策略调整到展现独特的女性角色上,并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相互关系,部分女性地理学家甚至主张社会事务中的性别分权(Pratt, 2009b)。

性别认同和性别空间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因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试图通过划分性别空间来强调女性的意义,从而寻求女性的空间和权力(McDowell, 1993a)。不过,McDowell(1993a)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女性地理较女性地理更为激进,但它们间存在一条共同的预设:女性被看成普遍性、统一性的他者。区别只在于女性地理未能脱离男性至上的指标,社会主义女性地理则试图抛开男性至上的指标。

主导性的社会空间表征着男性特征,说明人类所栖居的环境也是高度性别化的(Massey, 1994)。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将这种环境称为“男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Weisman, 1992; 周培勤,

2014)。对于社会主义女性地理学家来说,由于女性是一类独特的群体,其与自然、景观、地方的关系也与男性不同(McDowell, 1993b)。基于这样的主张,社会主义女性地理并不排斥女性的自然隐喻,而是承认女性与自然间的连带关系(皮特, 2007),试图另寻人地矛盾的解决之道。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虽然社会主义女性地理的人地思想较为激进,但存在的问题是仍未脱离人地二元论的色彩。

1.3 阐释女性差异的本体论

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主义女性地理思潮有关的2条女性主义地理研究路径已经形成(Pratt, 2009b; Johnston et al, 2016):一条是延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分类及其分析方法,关注不同地方和不同社会体制中女性差异的“差异女性主义地理”(feminist geographies of difference);另一条是关注女性社会关系解释的“女性主义交互地理”(feminist trans-versal/intersectional geographies)。

早在McDowell(1993a)对“女性地理”提出批评的时候,差异问题就受到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的重视,并逐渐成为研究重心。在Cresswell(2013)和狄克逊等(2016)看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对差异的关注可归结为3条主线:其一,“作为差异的性别”,关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不同性别生活经历差异的空间维度;其二,“作为社会关系的性别”,关注男性与女性社会关系的空间维度,特别是父权制这一特定时空中用于支配女性和儿童的社会关系的空间问题;其三,“作为社会建构的性别”,关注不同尺度社会关系的“性别化”关系,如景观的性别化、民族国家的性别化。这3条主线实际上均认为,现代空间安排加强了不同性别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即性别化空间削弱了女性的地位及其对知识的获得,使女性被男性利用为再生产的权力(皮特, 2007; Mollett et al, 2018)。

基于性别建构、身份认同、女性间差异、父权制与政治地理、身体地理、空间分离、想象地理等极为多样化的研究实践,差异女性主义地理发现性别化空间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建构的。这种性别化空间一旦建构起来,便会反过来对不同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产生影响(Massey, 1994)。换言之,性别化空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并不稳定,表征性别化空间的地理景观也复杂多样。

正是由于检视了复杂多样的性别关系和性别空间议题,差异女性地理发现在西方传统文化观念

中被轻视的不仅仅是女性,黑人、未成年人、非人类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轻视了,而且都是通过自然隐喻来实现的(Sibley, 1995)。特别是, Rose (1993)发现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思想文化根源不仅来源于对女性的自然化,实际上自然亦被女性化了。这就导致自然和女性作为一个隐喻的共同体均处于文化与理性的对立面。

1.4 关注交互关系的本体论

假如说女性地理、社会主义女性地理都将女性空间不平等问题解决希望寄托在男性与女性、精神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的平等关系上,那么差异研究的女性主义地理则将希望重新定位在对称关系上。所谓对称关系,指的是尽管女性与男性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表征任何主从或等级的关系。通过援引 Latour(1993)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在社会建构中男性与女性的角色是对称性的,男性与女性都是平等的行动者(Whatmore, 1999)。因此,问题不在于女性与男性谁处在主导的地位,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何者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而是应当问女性与男性如何通过相互关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多元空间的发展(Ruddick, 1996)。这样,所谓男性空间与女性空间的等级性关系便成了伪命题。

虽然行动者网络理论促进了女性主义地理学将性别空间关系由差异性转向了对称性,但还保留了一定的性别及性别空间在本质上的差异。对于 Haraway(2008)来说,事物的存在及其意义是通过关联而得到定义和阐述的,这就如同男性的定义需要女性的存在一样。不过, Haraway 认为事物获得定义与阐述的关键并不在于某种本质或单向度的关联,而是“化成”(becoming)和“与化”(becoming with)的关系。Haraway(2008)宣称,“化成”总是“与化”(To be one is always to 'become with' many)。尽管女性主义地理学家 Whatmore(2002)的 *Hybrid Geographies* 一书在 Haraway(2008)最激进的观点发表之前就已出版,但 Whatmore 已吸收了 Haraway 早期关于混合性的观点,并将 Haraway 看成是 Latour(1993)对称性之后通向混合性的缔造者(Whatmore, 2002)。对于 Whatmore 来说,无论是自然还是文化,以及其在空间上的复杂交织,本质上都是混合的结果。这一激进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女性主义地理学。在 Cresswell(2013)看来, Whatmore(2002)的工作支撑了当代关联地理(relational geographies)路径的蓬勃发展,且将本质性的差异性关联研究转向了

混合性的关联研究。

受此种思潮影响,近年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热衷于交互性空间的探讨。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人类栖身于其中的空间是由多元的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建构的,不存在单一的、可规定的空间(Johnson, 2016)。此外,表征空间意义的指标也不可能是单一的(Hopkins, 2018)。在这一研究路径中,性别化空间已不再被理解为建构性空间,而是表征性空间,女性主义地理学所欲从事的工作不仅是揭示性别化空间关系,更在于透过这种关系揭示与性别有关的诸种空间关系(Valentine, 2007; Domosh, 2017)。

在女性主义地理学由差异到交互的本体建构过程中,人地关系也得到了重新审视。如前所述,在女性地理和社会主义女性地理中人地关系思想仍具有二元论色彩。与此不同,在差异女性地理发现自然与女性的连带关系后(Rose, 1993; Sibley, 1995),女性主义地理学本体论建构就必然涉及对人地关系的重新审视。其中的代表者为 Hinchliffe(2007)。受 Haraway 和 Whatmore 的影响, Hinchliffe(2007)认为自然不应当被理解成单一的、静止的概念,不应当被看成是受人类随意支配的物体。Hinchliffe(2007)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人与自然二分法不仅导致了人地关系上自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化特征,而且形成了人类或社会主导自然的权力性关系。Hinchliffe(2007)主张将自然理解为具有主动性的物体,人地关系的建构应建立在二者互动基础之上;同时,人地关系的建构不应理解为单一化的模式,因为不仅人类是多样的,自然也是多样的。因此,不存在单一的人地关系,只存在混合的、差异的、交互的人地关系。

2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建构

2.1 地理学知识生产中的性别问题

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的初期,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并未受到严格的审视。早期关注女性的地理学研究旨在揭示女性在地理学知识生产中的忽视和缺席问题(Zelinsky, 1973; Hayford, 1974;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这些研究发现,在地理学知识生产中女性往往处在边缘的位置;换言之,地理学传统具有性别排斥的特征(孙俊, 2016)。在狄克逊等(2016)看来,女性在地理学

中的边缘化源于一系列的制度性歧视,主要体现在高等地理教育和地理学团体建构方面。在高等地理教育中,西方早期的大学是白人上层阶级男性的舞台,女性主要从事教学及护理方面的职业,高等地理教育中的女性是极少的。女性在高等地理教育中的弱势导致了在主要地理学机构中女性的比例并不高,杰出的女性地理学家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在欧美主要地理学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提名制的盛行及评判标准的单一化使很多女性地理学家被排除在学科体制之外(狄克逊等, 2016)。

女性在地理学体制中的弱势导致了地理学的性别表征非常明显。首先,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比如,“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其传统的英文表达是“man-land relationship”。与“man-land relationship”相对应的“人-地关系传统”的英文是“man-land tradition”(例如 Pattison, 1964)。在表征人类能力的经典作品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中,作者毫不犹豫地用“男人”(man)来代替了“人类”(human)(Thomas, 1958)。

其次,传统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中亦多有性别表征的问题。在传统地理学中,诸如景观、区域、空间等这些“大主题”似乎是包括男性和女性两个群体的,但实际上这些主题很大程度上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理解的(Monk et al, 1982; Rose, 1997; Johnston et al, 2016)。反映在学科领域上,军事地理、农业地理、工业地理、商业地理等相继得到了优先发展,心脏地带学说、区位理论等将政治性、生产性活动的地理研究推向了极致,而儿童地理、医疗地理、服务地理、福利地理等则在晚近时期才得到系统性的研究(狄克逊等, 2016)。这就不难理解为何 Monk 等(1982)说20世纪90年代前指导主流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潜在地都是“性别盲理论”(gender-blind theory)。

再次,也是最为严重的,传统地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性别表征也极为明显,并导致了女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颇受质疑。Rose(1993)指出,传统地理学中由男性生产的地理学知识被合法化为科学的、可信的地理学知识,而女性生产的地理学知识则是非科学的、不可信的。Withers(2018)甚至宣称,至少在20年前地理学中的可靠性知识都会毫不犹豫地看成是由白人男性生产的,而女性生产的地理学知识则会被怀疑是否可靠。

在传统上,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是纯理论性问题,但女性主义地理学对传统地理学认识论和方法

论的批评揭示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并不完全是纯理论性问题,它也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孙俊, 2016)。面对女性在地理学中的窘境,女性主义地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试图证明女性在地理学中的重要性,思考地理学中性别差异的忽视对地理教育和地理学思想贫乏的影响(McDowell, 1989)。对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来说,尽管女性在地理学知识生产中颇受质疑,但其根源却在传统西方主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Maddrell, 2009),即过去主导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伦理道德和政治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并相互支持的(Harding, 1986)。

同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性别二元论又与本体论的自然隐喻有关,即传统西方主导的男子冷静的气质被看成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性别特征,女子的温柔气质则与不可靠的主观知识相关联,缺乏“坚定和清醒头脑”的女性通常会被认为“不能”成为科学家,也“不该”成为科学家(Keller, 1985)。当检视缺乏女性的地理学史时,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发现不是女性未能生产地理学知识,而是因为这些知识被看成是经验性的,无法推动学科前进的知识(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84)。大多女性地理学家在地理学史中被看成是实干家,即使被列入长长的名单中也未对其工作有详细的叙述(Maddrell, 2009),这并不奇怪。

2.2 非二元性认识论

如前所述,女性主义地理学认为女性在地理学中受到忽视与地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直接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导致女性受忽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涉及实证主义地理学。在 Monk 等(1982)看来,女性在地理学中受到忽视很大程度上缘于地理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热衷。其他学者也指出,对普遍性、客观性的追求不仅使传统地理学消除了阶级、种族/民族、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强化了男性的地位及其在地理学知识生产中的权威性(McDowell, 1992; Rose, 1993; 狄克逊等, 2016; Jöns et al, 2017)。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Cope(2002)指出,传统地理学认识论虽强调“人类如何认识地球”这一命题,也讨论“我们如何确信认识是正确的”的问题,但性别差异的影响在这2种讨论中都严重缺失。因此,女性主义地理学认识论所面对的2个基本问题是:由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性别形式、性别关系如何影响了地理学知识生产,以及性别差异如何植入地理学认识论中。

在性别影响地理学知识生产方面,女性受忽视的认识论根源是传统地理学中的一系列二元论关系。女性主义地理学认为,普遍性、绝对性、客观性在传统上与男性的理性推理和逻辑推理相联系;作为其反面的特殊性、相对性、主观性则与由感性驱动的女性相联系(狄克逊等, 2016)。为了消除这种认识论上的二元论鸿沟,不同女性主义地理学思潮一直尝试证明“好的研究”未必就必须是理性的、客观的、可量化的、可预测的、抽象的。在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要求研究者必须避免主观因素的介入,而且“客观知识”生产出来之后对于任何地方、任何群体均普遍适用(Cresswell, 2013)。与此相反,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研究不可能不受价值观、权力、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好的研究”并不仅仅取决于适当的研究方法,还应当考虑价值观、权力、政治的影响。不仅如此,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坚持传统的地理研究,虽然声称其研究是客观的、普遍的,但讽刺的是其研究结果却只代表了部分群体的利益,作为“帝国科学”的地理学便是明证(英格兰, 2016)。

在承认地理研究必然涉及价值观、权力、政治等影响因素后,女性主义地理学坚持:在实际研究中被研究者也是知识生产的行动主体,而且被研究者才是真正的行家,故研究者应积极寻求与被研究者的互动,生产“情景化知识”(Rose, 1997)。所谓情景化知识是指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身处不同的社会背景、知识背景、空间背景中,这些复杂背景的差异会影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如何理解世界和知识(英格兰, 2016)。因此,不仅知识生产过程具有情景性(situatedness),被生产出的知识本身也具有情景性(Haraway, 1988)。受此种思潮影响,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要求同时检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立场,特别是性别、阶级、种族/民族、年龄等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化研究取向(Monk et al, 1982; 英格兰, 2016)。

2.3 自反性方法论

由于受非二元论的认识论和情景化知识观的影响,女性主义地理学对 Haraway(1988)提出的衍射方法表示赞赏,要求抛弃任何执此一端的立场选择,从而使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处于开放的、复杂的、网络式的系统中,并拒绝任何的中心性或独断论倾向(英格兰, 2016; Hiemstra et al, 2017)。就其要义来说,女性主义地理学方法论强调研究过程的自

反性(reflexivity),并在研究过程的参与者和程序两方面均建构了其独特的方法论(Rose, 1997; Moss, 2005)。

在研究的参与者层面上,为了解构地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中心化倾向,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应当审视研究者的立场,研究者应秉承自反性、位置性(positionality)、中介性(betweenness)等原则(Hiemstra et al, 2017)。女性主义地理学认为,传统的地理学定义在主客二元论视野下倾向于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孤立,并将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作为研究者的地理学家方面(McDowell, 1992)。在这一模式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区分不仅导致了严格的主客二元论,而且形成了主体主导客体的二元论关系(英格兰, 2016)。Pile(1994)还指出,在传统的主客二元地理学认识论中,由于女性及女性视角的缺失,主客二元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性别化的二元论,从而导致在地理学知识生产中性别关系不仅表现为性别间的差异,而且表现为性别间的权力关系。为使主客二元论中女性地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得到改观,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要求重新审视主体与客体的问题,提倡女性主义参与式方法,即性别关系应当成为地理学研究过程的参照系,同时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置于平等的知识生产者地位(Caretta et al, 2016)。

在研究程序上,Cope(2002)曾描绘过一个女性主义地理学方法的研究程序,要求在确立科学问题、收集数据、选择方法、分析与解释、结果表达等方面均充分考虑性别因素的影响。Cope(2002)和 Moss(2005)指出,女性主义地理学在研究实践中并不依靠唯一的方法,但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的早期因致力于阐释女性受忽视的方法论根源,定量方法曾一度受到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的批评。如 Monk等(1982)曾认为,女性在地理学中受忽视的原因就在于计量革命后地理学研究中定量方法的盛行。在 Monk等(1982)看来,定量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男性研究议题,因为数据多是统计的,而统计工作多集中于公共事务,即使是在经个体采集的数据中也是如此,因为数据源通常集中于以男性为主导的部门领导或家庭主人。不过,在实践中早期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虽主要采用定性方法,但很少倡导对定量方法进行全面的抵制(英格兰, 2016)。只不过,考虑到某些研究数据确实具有主要关注男性的特征,一些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主张

在相对的意义上采用定量方法(Lawson, 1995)。

关美宝(2013)指出,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对定量研究的拒绝在本质上表明其未能避免地理学方法论在定性定量上的二元论,而且实证主义与定量研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特别是,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定量研究划等号是女性主义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失误,女性主义地理学应当实现与地理信息科学的耦合而不是排斥(McLafferty, 2002)。而在关美宝(2013)看来,地理信息科学是实现女性主义地理学与定量研究结合的重要途径,因为地理信息科学能实现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的耦合,使女性的日常生活轨迹与不同尺度的地理环境相关联,储存和积累女性的经验和知识等,并最终在时空中呈现女性的社会角色。

女性主义地理学中的定量与定性争论折射出早期的女性主义地理学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主义地理学与地理信息科学的融合使混合方法成为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方法之一。特别是在关美宝看来,混合方法的使用能够发掘、展示更多的性别空间,从而有助于揭示性别空间关系(Kwan, 2002)。女性主义地理学对混合方法的热衷并不在于此种方法的普适性,而在于混合方法的使用要求检视各种方法的倾向性,证实性别空间关系的多维性,并将性别空间关系置于交互的、动态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感体系中呈现和诠释(Thien, 2009)。

3 女性主义地理学观的思想史意义

3.1 女性主义地理学观的影响

正如地理学史已证明的,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范式的变迁与革命(Johnston, 2006; Milton et al, 2014)。宽泛地说,范式的变迁与革命表征着地理学的变迁与革命,也表征着地理学观的变迁与革命。女性主义地理学观对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女性主义地理学重塑了地理学的科学观,使性别成为当代地理学研究需要考虑的维度之一,并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之后基于女性的立场重新阐释了情感与经验的意义。在地理学中,继实证主义地理学观之后最具影响的科学观是语境论地理学观。语境论地理学观是由Stoddart (1986)和Liv-

ingstone (1992)建构的(Mayhew, 2011),但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看来,Stoddart 和 Livingstone 都太保守了,因为他们对语境的强调并未揭示女性存在的意义(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1997; Sidaway, 1997; Jöns et al, 2017)。在语境论地理学观之后,女性主义地理学家通过在语境中植入性别的影响(Mayhew, 2004),再次重申了语境的意义。特别是,女性主义地理学不仅阐明了地理学具有语境性,而且说明了地理学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这种性别特征表现在地理学的概念、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等方面,并通过制度因素使地理学成为男性主导或男性表征的学科(Maddrell, 2012)。

其次,女性主义地理学通过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塑,改善了社会空间结构和学科结构中的性别差异。在社会空间结构方面,女性主义地理学在性别、种族、城市、通勤、服务业等方面的实践不仅揭示了社会空间结构的性别特征,阐释了各类社会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关系,而且在身份认同、种族关系、城市规划、通勤改善等方面提出了有益的参考意见,使女性主义地理学成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术领域(Nelson et al, 2005)。在学科结构方面,当前高等地理教育中的女性比例已较高,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等地理教育中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性别比例已较为平衡(Maddrell et al, 2016)。尽管在欧美地理学大国中,地理学教授席的性别比例仍然失衡,但较20年前女性在地理研究机构中的从业者比例已大幅提高(Maddrell et al, 2016; Jöns, 2017; Monk, 2017)。

再次,女性主义地理学极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概念体系。这种丰富主要是通过2种路径来实现的:一种是对传统的核心概念提出新的阐释;另一种是使被忽视的概念进入地理学概念的核心圈。比如,对于空间概念,女性主义地理学指出,尽管它一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且经历了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联空间3个演变历程,但这些内涵都表征着男性的合理性和目的性,因为这些空间都是可理性地、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的(Kitchin, 2009)。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则认为,对空间的理解和把握不可能是完全的,而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因此,某种空间概念的存在不是代表空间被认知了,仅表示认知者与被认知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空间关系(Rose, 1993)。假如说空间有某种固有的属性的话,女性主义地理学认为并不是固有的某种空间,而是

被体验、被感知的多维的、变动的、偶然的空間。

又如“地方”这一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通过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努力已脱离了客观的范畴而进入主观的、情感的视野,并成为地理学中不再依附于空间概念的独立概念(孙俊等, 2015)。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看来,人文主义地理学将地方视为一种目的性的、建构性的概念,情感关系之后的权力关系并未得到揭示(McDowell, 1997)。Henderson (2009)指出,女性主义地理学使性别成为理解地方的一种路径,但与其他理解地方的路径不同,女性主义地理学对地方的理解与诠释是通过分析权力关系来进行的。除此之外,女性主义地理学还使大量传统地理学中被忽视的概念进入地理学概念体系之中,例如厨房、身体、工作场所这些概念基本上属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专利”(McDowell et al, 1999),而且已成为当代地理学的核心概念。

最后,女性主义地理学极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女性议题上的持续挖掘通过2条路径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一条是在传统议题上加入女性视角和方法,如城市、自然、环境、教育、食物、国家、民族等议题(Nelson et al, 2005);另一条是关注主要与女性有关的议题,主要包括工资或收入、通勤、家务、休闲、迁移、生育、健康、疾病等(狄克逊等, 2016)。在这些议题中,部分议题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出现之前在地理学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日常生活地理、义务性工作与酬劳性工作的关系、国际货币政策对女性和儿童生活的影响、女性在地球表面变化中的角色等(Hanson, 2004)。也正是基于对这些以往受忽视或轻视的女性事务的重新评估,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主张以往被排除在“社会事务”之外的女性活动应当被重新审视,并将女性活动纳入新的“社会事务”体系中(Richardson, 2018)。

3.2 当代(人文)地理学思想中的女性主义地理学

在女性主义地理学萌芽时期,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多元化思潮已经萌芽。皮特(2007)、Cresswell(2013)、Johnston等(2016)、Philo(2017)等都梳理过20世纪以来以人文地理学领域为主的地理学思潮演进路径(表1),其中女性主义地理学都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Philo(2017)将人文地理学(后)现代思想演进路径分为两端:一端通向结构、权力,另一端通向行为、情感。前者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潮的影响,后者则主要受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潮的影响。Philo(2017)将女性主义地理学归到

结构、权力一端。事实上,作为具有多元性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其内部各思潮间的共同特征是:致力于发现女性在社会事务中的从属地位;关注女性在地理学知识生产中的从属地位;赞赏情景性知识,强调地理学知识生产的特殊性、语境性、诠释性,反对客观性、价值中立的地理学知识生产神话;在所有分支学科层面如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探讨日常生活事件间的关系(Dias et al, 2007; Hiemstra et al, 2017)。在这些共性中,女性主义地理学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具有行为、情感的诉求,并坚信情感因素对于地理学知识来说是可信的。因此,女性主义地理学在20世纪以来的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思潮的演进路径中应居于Philo(2017)所说的结构、权力与行为、情感两端的中间地带。

应当说,女性主义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独特位置是近20 a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努力的结果。在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主要致力于揭示女性在地理学中的位置问题。当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比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要迅速。因此,当时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期望女性亦获得关注。在Monk等(1982)看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虽然也关注社会变化问题,但并未探索女性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受现象学影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虽突出了人类经验的意义,但其所说的“人类经验”是个笼统的概念,至少没有指明在传统上深受情感、主观、“弱理性”等标签影响的女性群体的意义。由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2个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相关,女性主义地理学中产生了一些与两者有关联的思潮。例如,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吸收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后形成了女性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潮,认为女性及女性空间在社会中的从属性问题是由于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女性所处再生产地位的缘故,女性问题与阶级问题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规定的结果(皮特, 2007)。因此,致力于女性空间阐释的社会主义女性地理成功地使性别成为重要的地理学研究“类型”,从而使女性地理研究脱离个性化的标签(Valentine, 2007)。与人文主义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结盟则产生了前文所述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将经验、情感视为可靠因素的激进女性主义地理学思潮(Rose, 1993)。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殖民地理、后结构主义地理、后人文主义地理等思潮开始兴起,稍后人类地理、伦理地理、本土地理等思潮亦相继

表1 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主要流派及其演进路径

Tab.1 Main schools of (human) geography and their evolution approache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流派	兴起阶段	主要理论及研究取向	学术思潮演化路径
区域地理学	1900年代	可能论(或然论),重在区域描述	受空间科学流派批评,与新区域主义兴起(1970年代末)有关
空间科学	1960年代	区位分析、计量研究、实证主义,重在空间分析	受实证主义影响,基于对区域地理学的批评建构,受各种人文文化倾向的后现代地理学流派批评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1970年代	激进地理学、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重在社会-空间不平衡性批评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基于对空间科学的批评建构,对女性主义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地理学有重要影响
人文主义地理学	1980年代	现象学、本质论、实用主义,重在地方感建构	受现象学影响,基于对空间科学的批评建构,对女性主义地理学、后人文主义地理学、伦理地理学有重要影响
结构主义地理学	1980年代	社会-空间不平衡性、激进地理学、诸种实在论,旨在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析	受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影响,对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地理学有重要影响
女性主义地理学	1980年代	性别不平衡性、性别空间理论、质性分析(早期),旨在阐释性别地理,重建性别空间关系	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影响,基于对空间科学的批评建构,对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后人类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地理学、伦理地理学等有重要影响
后结构主义地理学	1990年代	多元性、霸权、话语与权力,旨在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和重构	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影响,对后殖民主义地理学有重要影响
后殖民主义地理学	1990年代	黑人地理、想象地理,旨在解构西方主导的世界霸权体系及其思想根源	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影响,对本土地理学有重要影响
后人文主义地理学	1990年代	实践地理/非表述理论、精神分析地理,旨在建构人与自然对称关系	受人文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影响,对后人类/混合地理学、伦理地理学、本土地理学有重要影响
后人类/混合地理学	2000年代	后现代本体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旨在建构人与自然混合性关系	受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影响,对伦理地理学有重要影响
伦理地理学	2000年代	环境伦理、动物伦理、新动物地理学,旨在建构人与地之间的伦理关系	受女性主义地理学、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后人类/混合地理学影响,对本土地理学有一定影响
本土地理学	2000年代	本土本体论、民族志、参与式研究,旨在建构本土知识的学术和实践话语	受人文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地理学影响,对伦理地理学、后人类/混合地理学有一定影响

注:据皮特(2007)、Cresswell(2013)、Johnston等(2016)、Philo(2017)梳理。

兴起(Cresswell, 2013; Johnston et al, 2016)。女性主义地理学对这些思潮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其根源就在于女性、自然、非欧洲人等在欧洲近现代社会思想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女性是这些“从属体系”中关键性的过渡环节(表1)。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实践表明,女性的问题若仅限定在女性群体范围内则无法破除西方的等级制二元体系。因此,女性主义的努力应与其他“类型”如种族、年龄、阶层、自然等结盟(Cope, 2002; Lahiri-Dutt, 2017)。

总体上说,女性主义地理学早期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影响更为显著,近20 a来则为新兴的地理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近20 a来的这种关联性主要是通过去中心化的解构方式来搭建的,这一路径也是近20 a来地理学思潮特别是人文地理学思潮多元化发展的主要路径。对很多地理学思潮而言,当前主导性的地理空间及生产地理学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男性主导的。因此,去中心化的任务需要在多个类型中同步开展(Anderson, 2014)。总体而言,去中心化路径在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3个层面均比较明显,而且形成了相互佐证的态势。一方面,后殖民

地理、后人类地理或混合地理、伦理地理试图通过去主体化和泛主体化的路径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在将情感、经验拉入地理学认识论、方法论的核心圈后,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本土地理试图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本土世界中的地理知识生产类型(Cresswell, 2013; 孙俊, 2016)。

在地理学思潮的上述发展过程中,尽管女性主义地理学与很多激进地理学流派有关联,但正如Pollock(1996)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并不像马克思主义偏向阶级,像后殖民主义偏向种族那样执此一端,而是存在着多种倾向,涉及种族、阶级、年龄、自然等多个主题,并一如既往地反对优先权和排他性。女性主义的这一特征既使其具有多元性特色,又使其具有中和性的色彩。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形成首先是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反对非此即彼的倾向,女性主义思潮多元性、中和性的特征亦即延续到了女性主义地理学中(Moss, 2005; Hiemstra et al, 2017)。事实上,不同时期对女性主义地理学产生影响的主流思潮极为庞杂,女性主义地理学所涉及的研究主题也不断变化并复杂化(Pratt, 2009b)。由此也就不难

理解为何女性主义地理学会被看成是当代地理学中如地理信息科学一样最为多产的领域了(McLafferty, 2002)。

4 结语

基于对传统地理学思想中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等级性二元论性别关系批评,女性主义地理学最终建构了非性别化的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并成为当代地理学的主流思潮之一。就当前的主要观点而论,女性主义地理学反对等级化的性别二元论思想,认为在社会及其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女性与男性均是相互关联的建构者。甚至在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看来,社会及其空间的建构应否定性别角色的差异,因为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及其空间建构过程中是相互交织的共同体。女性主义地理学同时证明了传统观念中女性及女性空间的弱势与地理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关,在否定永恒性、普遍性、客观性的地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之后,女性主义地理学不仅发掘了女性主观层面因素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可靠性,而且逐步过渡到反对二元性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立场上。

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建构使地理学观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使女性活动纳入“社会事务”之中,女性空间成为生产性的空间;动摇了实证主义地理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永恒性、普遍性、客观性的预设,阐释了价值、权力、政治对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并将性别视角贯穿其中。正因如此,继语境论地理学观对实证主义地理学观的批评之后,女性主义地理学进一步解构了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普遍性、客观性预设,并将性别因素引入解析地理学的主观因素分析核心圈中。尽管女性主义地理学与诸多激进地理学思潮有关联,但作为激进地理学思潮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又具有一定的中和性立场,并在实践中发展了多样性的女性主义地理学思潮。这种思想上的中和基调和实践上的调和倾向,使女性主义地理学对当代地理学思想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目前,中国地理学对世界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贡献并不明显(Huang et al, 2017)。回顾性的文献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地理研究主要受国外特别是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思潮的影响(张华荪, 2005; 周培勤, 2014; 姚华松等, 2017),且当前的研究与国外的

思想演进不合拍,因为对比于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所经历的4次浪潮,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不仅缓慢,而且议题和思想基调都还未与西方的新思潮对接起来(张华荪, 2005)。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思潮现在仍然是中国女性主义地理研究的思想资源之一(柴彦威等, 2003; 塔娜等, 2017),但中国女性主义地理的研究主题正不断丰富,并开始关注女性群体间的差异问题(任泉香等, 2007; 万蕙等, 2013; 何嘉明等, 2017),比较接近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第3次浪潮。

就本文议题范围而言,当前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缺乏对中国女性及其空间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想根源的全盘分析,更缺乏分析女性在中国地理学中的意义。正如前文已表明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在西方的实践具有相当的韧性和广泛的影响,其基础之一即在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根源进行全盘批评的基础上与其他思想流派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并衍射到了对地理学本身的批评和反思中。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兴盛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践,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需要分析中国女性及其空间问题在社会文化思想上的位置,并将此种分析与女性在中国地理学中的意义相结合。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厘清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特殊社会文化语境,而且能够使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成为世界女性主义地理学多元性的一元(这正是女性主义地理学所热衷的“差异”议题之一)。这一工作或许也有益于促进中国地理学成为世界地理学多元性的一元。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McDowell L. 2006. 性别、认同与地方: 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 [M]. 徐苔玲, 王志弘, 译. 台北: 群学出版. [McDowell L. 2006. 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Translated by Hsu T L, Wang C H. Taipei, China: Socio Publishing.]
- 柴彦威, 翁桂兰, 刘志林. 2003. 中国城市女性居民行为空间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J]. 人文地理, 18(4): 1-4. [Chai Y W, Weng G L, Liu Z L. 2003.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spatial behavior studies of Chinese urban females. Human Geography, 18(4): 1-4.]
- 狄克逊 D P, 琼斯 J P. 2016. 关于差异、社会关系和建构的女性主义地理学 [M]// 艾特肯 S, 瓦伦丁 G. 人文地理学方法. 柴彦威, 周尚意, 黄茜,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45-58. [Dixon D P, Jones J P. 2016. Feminist geographies of difference, relation, and construction // Aitken S, Valentine G. 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Chai Y

- W, Zhou S Y, Huang Q, et al.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42-56.]
- 顾朝林, 于涛方, 李平. 2008. 人文地理学流派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Gu C L, Yu T F, Li P. 2008. The academic schools of human geography. Beijing, China: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关美宝. 2013. 超越地理学二元性: 混合地理学的思考 [J]. 地理科学进展, 32(9): 1307-1315. [Kwan M-P. 2013. Beyond binaries: Reflections on hybrid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32(9): 1307-1315.]
- 何瀚林, 蔡晓梅, 苏晓波. 2016. 国外人文地理学男性气质研究回顾与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35(3): 295-303. [He H L, Cai X M, Su X B. 2016. On masculinity studies in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3): 295-303.]
- 何嘉明, 周素红, 谢雪梅. 2017. 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下的广州女性居民日常出行目的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36(6): 1053-1064. [He J M, Zhuo S H, Xie X M. 2017. Female residents' daily travel purpos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Geographical Research, 36(6): 1053-1064.]
- 金岳霖. 2004. 知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Jin Y L. 2004. Knowledge theory.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 刘凯, 汤茂林, 刘荣增, 等. 2017. 地理学本体论: 内涵、性质与理论价值 [J]. 地理学报, 72(4): 577-588. [Liu K, Tang M L, Liu R Z, et al. On the connotation, nature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ontology of geograph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4): 577-588.]
- 马丁. 2008. 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学思想史 [M]. 4版. 成一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Martin J. 2008.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4th ed. Translated by Cheng Y N.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皮特 R. 2007. 现代地理学思想 [M]. 周尚意,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Peet R. 2007.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Translated by Zhou S Y et al.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 任泉香, 朱竑, 李鹏. 2007. 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 [J]. 地理学报, 62(2): 211-220. [Ren Q X, Zhu H, Li P. 2007.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emale tal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2(2): 211-220.]
- 孙俊. 2016. 知识地理学: 空间与地方间的叙事转型与重构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Sun J. 2016.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s: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on from space to place.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 孙俊, 潘玉君, 赫维人, 等. 2015.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地理学人本传统的复兴 [J]. 人文地理, 30(1): 1-8. [Sun J, Pan Y J, He W R, et al.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in changing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30(1): 1-8.]
- 塔娜, 刘志林. 2017. 西方城市女性时空行为研究的新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36(10): 1208-1217. [Ta N, Liu Z L. 2017. Trends of research on women's space-time behavior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36(10): 1208-1217.]
- 万蕙, 唐雪琼. 2013.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 [J]. 人文地理, 28(1): 26-32. [Wan H, Tang X Q. 2013. Studies on feminist geography in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8(1): 26-32.]
- 姚华松, 黄耿志, 薛德升. 2017. 国内外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述评 [J]. 人文地理, 32(2): 9-15. [Yao H S, Huang G Z, Xue D S. 2017. Reviews on feminist geographical studies. Human Geography, 32(2): 9-15.]
- 英格兰 K. 2016. 女性主义地理学: 理论、方法论与研究策略 [M]// 艾特肯 S, 瓦伦丁 G. 人文地理学方法. 柴彦威, 周尚意, 黄茜,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97-308. [England K. 2016. Producing feminist geographies: Theory, methodologies and research strategies // Aitken S, Valentine G. Approaches to human geography. Translated by Chai Y W, Zhou S Y, Huang Q, et al.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97-308.]
- 张华荪. 2005. 蜗行 20 年: 女性主义地理学在台湾的发展 [J]. (台北)地理学报, 42: 25-46. [Chang H S. 2005. Feminist geography and its sluggish develop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Taipei, China), 42: 25-46.]
- 周培勤. 2014.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人地关系 [J]. 人文地理, 29(3): 63-69. [Zhou P Q. 2014. Man-nature relationships in gender perspective. Human Geography, 29(3): 63-69.]
- Anderson K. 1995. Culture and nature at the Adelaide Zoo: At the frontiers of "human" geography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3): 275-294.
- Anderson K. 2014. Mind over matter? On decentring the human in human geography [J]. Cultural Geographies, 21(1): 3-18.
- Bondi L. 2004. 10th Anniversary Address for a feminist geography of ambivalence [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1(1): 3-15.
- Bowlby S, Lewis J, McDowell L, et al. 1989. The geography of gender [M]// Peet R, Thrift N. New models in geography. London, UK: Unwin and Hyman: 157-175.
- Caretta M A, Riaño Y. 2016. Feminist participatory methodologies in geography: Creating spaces of inclusion [J]. Qualitative Research, 16(3): 258-266.

- Chalmers A F. 2013.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M]. 4th ed. Cambridge, UK: Hackett Publishing.
- Cope M. 2002. Feminist epistemology in geography [M]// Moss P. Feminist geography in practice: Research and methods. London, UK: Blackwell: 43-56.
- Cresswell T. 2013. 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 Curthoys A. 2014. Gende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9(2): 115-120.
- Dias K, Blecha J. 2007. Feminism and social theory in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9(1): 1-9.
- Domosh M. 2017. Genealogies of race, gender, and place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07(3): 765-778.
- Hanson S. 2004. Who are 'we'? An important question for geography's future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94(4): 715-722.
- Haraway D.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J].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599.
- Haraway D.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rding S G.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 Cornell,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yford A M. 1974. The geography of women: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J]. Antipode, 6(2): 1-19.
- Henderson G. 2009. Place [M]//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ed.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539-540.
- Hiemstra N, Billo E. 2017. Introduction to focus section: Feminist research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geography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9(2): 284-290.
- Hinchliffe S. 2007. Geographies of nature: Societies, environments, ecologies [M]. London, UK: Sage.
- Hopkins P. 2018. Feminist geographies and intersectionality [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5(4): 585-590.
- Huang S, Monk J, Fortuijn J D, et al. 2017. A continuing agenda for gender: The role of the IGU Commission on gender and geography [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4(7): 919-938.
- Jenkins F, Keane H. 2014. Gender and femin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9(2): 107-114.
- Johnson L C. 2009. Feminism/feminist geography [M]// Kitche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Amsterdam, NL: Elsevier: 44-58.
- Johnson L C. 2016. Gender and sexuality I: Genderqueer geographi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0(5): 668-678.
- Johnson L C. 2018. Gender and sexuality III: Precarious plac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2(6): 928-936.
- Johnston R. 2006. The politics of changing human geography's agenda: Textbook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1(3): 286-303.
- Johnston R, Sidaway J D. 2016.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 [M]. 7th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Jöns H. 2017. Feminizing the university: The mobilities, careers, and contributions of early female academic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26-1955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9(4): 670-682.
- Jöns H, Monk J, Keighren I M. 2017. Introduction: Toward more inclusive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histori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9(4): 655-660.
- Keller E F. 1985.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M]. New Haven,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itchin R. 2009. Space II [M]// 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UK: Elsevier: 59-63.
- Kwan M-P. 2002. Feminist visualization: Re-envisioning GIS as a method in feminist geographic research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92(4): 645-661.
- Lahiri-Dutt K. 2017. Thinking 'differently' about a feminist critical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55(3): 326-331.
-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M].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 Harvard,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wson V. 1995.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Examin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ualism in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research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7(4): 449-457.
- Livingstone D N.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 [M]. Oxford, UK: Blackwell.
- Maddrell A. 2009. Complex locations: Women's geographical work in the UK 1850-1970 [M].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 Maddrell A. 2012. Treasuring classic texts, engagement and the gender gap in the geographical canon [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3(4): 324-327.
- Maddrell A, Strauss K, Thomas N J et al. 2016. Mind the gap: Gender disparities still to be addressed in UK higher education geography [J]. Area, 48(1): 48-56.
-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Mayhew R J. 2004. Commentary 1. Classics in human geography revisited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2): 227-234.
- Mayhew R J. 2011. Geographies genealogies [M]// Livingstone D N and Agnew J.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UK: Sage: 21-38.
- McDowell L. 1989. Women, gender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space [M]// Gregory D, Walford R.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London, UK: Macmillan: 136-151.
- McDowell L. 1992. Doing gender: Feminism, feminists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7(4): 399-416.
- McDowell L. 1993a. Space, place and gender relations: Part I. Feminist empiricism and the geography of social relation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7(2): 157-179.
- McDowell L. 1993b. Space, place and gender relations: Part II. Identity, difference, feminist geometries and geographi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7(3): 305-318.
- McDowell L. 1997. *Undoing place? A geographical reader* [M]. London, UK: Arnold.
- McDowell L. 1999. Feminist geography [M]// McDowell L, Sharp J P. *A feminist glossary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UK: Arnold: 90-93.
- McDowell L, Sharp J P. 1999. *A feminist glossary of human Geography* [M]. London, UK: Arnold.
- McLafferty S L. 2002. Mapping women's worlds: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bounds of GIS [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9(3): 263-269.
- Milton E H, Holly B P. 2014. Paradigm, philosophy and geographic thought [M]// Milton E H, Holly B P. *Themes in geographic thought*. London, UK: Routledge: 11-37.
- Mohammad R. 2017. Feminist geography [M]// Richardson D, Castree N, Goodchild M, et al.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1-12.
- Mollett S, Faria C. 2018. The spatialities of intersectional thinking: Fashioning feminist geographic futures [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5(4): 565-577.
- Monk J. 2017. Washington women: Practicing geography in the U.S. government, 1915-1970s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9(4): 683-693.
- Monk J, Hanson S. 1982. On not excluding half of the human in human geography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34(1): 11-23.
- Moss P. 2005. A bodily notion of research: Power, difference, and specificity in feminist methodology [M]// Nelson L, Seager J.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Oxford, UK: Blackwell: 41-59.
- Nayak A, Jeffrey A. 2013. *Geographical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to ideas in human geography* [M]. London, UK: Routledge.
- Nelson L, Seager J. 2005. *A compan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M]. Oxford, UK: Blackwell.
- Ortner S B. 1972.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J]. *Feminist Studies*, 1(2): 5-31.
- Pateman C. 1989. *The disorder of women: Democracy, femin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ttison W D. 1964. 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 [J]. *Journal of Geography*, 63(5): 211-216.
- Pawson E. 1992. Two New Zealands: Māori and European II// Anderson K, Gayle F.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M]. London, UK: Longman Cheshire: 15-33.
- Philo C. 2017. *Theory and methods: Critical essays in human geography* [M]. Aldershot, UK: Ashgate.
- Pile S. 1994. Masculinism, the use of dualistic epistemologies and third spaces [J]. *Antipode*, 26(3): 255-277.
- Pollock G. 1996. *Generations & geographies in the visual arts: Feminist readings* [M]. London, UK: Routledge.
- Pratt G. 2009a. Feminism [M]//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ed.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243-244.
- Pratt G. 2009b. Feminist geographies [M]//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M]. 5th ed.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244-248.
- Richardson L. 2018. Feminist geographies of digital work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2(2): 244-263.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Rose G. 1997. Situating knowledges: Positionality, reflexivities and other tactic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3): 305-320.
- Ruddick S. 1996. Constructing difference in public spaces: Race, class, and gender as interlocking systems [J]. *Urban Geography*, 17(2): 132-151.
- Sibley 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 [M]. London, UK: Routledge.
- Sidaway J. 1997. The (re)making of the western "geographical tradition": Some missing links [J]. *Area*, 29(1): 72-80.
- Stoddart D R. 1986. *On geography and its history* [M]. London, UK: Blackwell.
- Thien D. 2009. Feminist methodologies [M]// 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UK: Elsevier: 59-63.
- Thomas W L. 1958.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lentine G. 2007. Theorizing and researching intersectionality: A challenge for feminist geography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9(1): 10-21.
- Weisman L K. 1992.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man-made Environment* [M]. Urbana, US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hatmore S. 1999. Hybrid geographies: Rethinking the 'human' in human geography [M]// Massey D B, Allen J, Sarre P. *Human geography toda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2-39.
- Whatmore S. 2002. Hybrid geographies: Natures, cultures, spaces [M]. London, UK: Sage.
- Withers C W J. 2018. Trust- in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2(4): 489-508.
-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with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84. *Geography and gender: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geography* [M]. London, UK: Hutchinson.
- Women and Geography Study Group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7. *Feminist geographies: Explorations in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M]. Harlow, UK: Longman.
- Zelinsky W. 1973. Women in geography: A brief factual account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5(2): 151-165.

Feminist views on geography and its role in disciplinary intellectual history

SUN Jun¹, TANG Maolin², PAN Yujun¹, WU Youde¹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issue of gender has overlapped with the flowering of humanistic/Marxist/structuralist geographies and subsequent post-colonial/post-human/post-humanistic geographies.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increasingly foregrounded in geography.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gender, disciplin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It discusses how critical and multiple voices in geography have not only developed critical discourses that made women visible as "objects" within and beyond geography, but also shared a commitment to situating knowledge, highlighted the myth of objective and value-free research, and emphasized the partial, context-specific, and interpretive natur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geography. Because of these, feminist geographies should not be seen solely as a separate sub-discipline, but a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useful to all sub-disciplines in geography. "Women" was placed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of simultaneously gendered and hierarchical dualisms from nature/matter sensibility to spirit/culture reason in mainstream social thoughts. Th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make feminist geographies visible to many post-modern approaches in (human) geography, and post-human/ethnic/indigenous/post-humanistic/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were some of the sub-disciplines that chose to engage with feminist geographies. Finally, western feminist geographies help illuminate that, if feminist geographies in China can enhance their role within and beyond geography, they must be us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ese contexts must be examined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preferably at present.

Keywords: dualisms; nature metaphors; decentration; feminist geographies; views on geography; intellectual history